

suncolor
三采文化

James Dashner

詹姆士·達許納 著 陳錦慧 譯

每個男孩身上都出現莫名其妙的印記：WOLVED資產。
處在陌生力場裡的陌生男子下達的「焦土試煉」指令：
面目全非的地球表面、感染閃焰症的活死人街頭橫行……

移動迷宮2 焦土試煉

ESCORCH
TRIALS

移動迷宮2
焦土試煉

ESCORCH
TRIALS

suncolor
采文化

James Dashner

詹姆士·達許納 著 陳錦慧 譯

移動迷宮2：焦土試煉 / 詹姆士·達許納 (James Dashner)

著：陳錦慧譯。-- 臺北市：三采文化，2012.03

面：公分。-- (愛·上癮：7)

譯目：The Scorch Trials

ISBN 978-986-229-645-5 (平裝)

874.57

101001289

Copyright © 2012 SUNCOLOR CULTURE CO., LTD., TAIPEI



愛·上癮 07

移動迷宮2：焦土試煉

作者	詹姆士·達許納 (James Dashner)
譯者	陳錦慧
外文主編	何玉美
責任編輯	張立雯
校對	陳正益
封面設計	李國瑀
發行人	張輝明
總編輯	曾雅青
發行所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13巷33號8F
傳訊	TEL：8797-1234 FAX：8797-1688
網址	www.suncolor.com.tw
郵政劃撥	帳號：14319060
本版發行	戶名：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定價	2014年9月20日 NT\$320元整

The Scorch Trials

© James Dashn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YSTEL & GODERICH LITERARY MANAGEM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 2012 SUN COLOR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所有，本圖文非經圖意不得轉載。如發現書有裝訂錯誤或污損事情，請寄至本公司調換。

移動迷宮2
焦土試煉

ESCORCH
TRIALS

James Dashner

詹姆士・達許納 著 陳錦慧 譯

suncolor
采文化

獻給魏斯利、布萊森、凱拉和達林，你們是世上最棒的孩子

1

天翻地覆前那一刻，她找他閒聊。

嘿，你還在睡嗎？

湯瑪士挪挪身子，周遭的黑暗似乎漸漸凝結成固體，向他步步進逼。他很驚慌，猛然睜開眼睛，以為自己又回到了把他送進迷宮幽地那恐怖冰冷的金屬「箱子」裡。但這裡有微弱的燈光和團團緩緩在大房間裡映現的暗影。上下鋪、衣櫃，少年們熟睡時的均勻鼻息和呼嚕嚕的鼾聲。

他心裡踏實起來。他安全了，獲救後被送到這棟宿舍。不必再擔心了：不再有鬼火獸，不再有死亡。

湯姆？

他腦裡有個聲音，女孩子的。耳朵聽不見、眼睛看不見，但他聽到了，也永遠說不清這究竟怎麼回事。他吁了很長一口氣，安穩躺在枕頭上，敏銳的神經跳脫那一瞬間的恐懼，安頓下來。他開始回應，用思緒建構語句。

泰瑞莎，現在幾點了？

不曉得。她說，我睡不着，大概只睡了一小時，也許更久一點。我正在想你會不會也醒著，好跟我作伴。

湯瑪士憋住笑。儘管她看不見，還是覺得很尷尬。我好像沒什麼選擇，對吧？有人對著你腦袋說話，想睡也難。

哇，哇！那就去睡吧！

不，我沒事。他盯著上鋪的底板，黑暗中看不出什麼，模模糊糊的。民豪在上面鼾聲大作，彷彿喉嚨裡卡著多得好像話的黏液似的。妳在想什麼？

你說呢？她神奇地在這些話裡傳達一絲苦笑，我一直想到鬼火獸，想到它們噁心的皮膚和腫的軀體，還有那些金屬胳膊和尖刺；太驚險了，根本沒辦法放鬆。湯姆，我們要怎麼忘掉那種東西？

湯瑪士知道答案：那些影像永遠不會消失，迷宮裡的恐怖經歷會永遠糾纏所有的幽地鬥士。他覺得他們絕大多數都會有嚴重的心理障礙，甚至會不可救藥地精神錯亂。

最重要的是，有一幅畫面烙印在他記憶裡，就像熾熱的鑄模打印出來的商標一樣牢固：他的好友查克胸膛被刺一刀，血流如注，死在他懷裡。

湯瑪士知道自己永遠忘不了那一幕，但他對泰瑞莎說：會忘掉的，只是需要時間。跟真的一樣，她說。

是啊。他很高興聽她這麼跟他說話。這會不會很可笑？她的揶揄是不是意味著接下來都不會有事了？你真是個白痴，他心想。他希望她聽不見這句話。

我不喜歡他們把我跟你們大家分開，她說。

湯瑪士明白他們為什麼這麼做。她是唯一的女生，而幽地鬥士都是十幾歲的少年，一群他們

還不信任的遜客。應該是為了保護妳。

嗯，我想也是。她的語調帶著一股濃濃的憂鬱，滲入他腦子裡。可是經歷過那些事之後，一個人孤伶伶的感覺很不好受。

他們到底把妳帶到哪裡去了？她聽起來很沮喪，他幾乎想起身去找他，但他還夠理智。

就在昨晚我們吃東西那間大休息室的另一邊，是一間擺了幾張上下鋪的小房間。我確定他們離開的時候把門鎖上了。

看吧，就說他們想保護妳。接著他趕緊補充，當然，妳不需要保護。我相信妳比這裡一半以上的遜客都強悍。

只有一半？

好吧，四分之三，包括我。

兩人沉默了半晌，湯瑪士意識到她還在。他感覺到她，就好像他雖然看不見民豪，卻知道他躺在自己上方一、兩公尺處。不是因為打呼聲。當某人距離很近時，你就是會知道。

儘管腦子裡有過去幾星期以來的回憶，湯瑪士出奇地平靜。不久睡意再次襲來，黑暗籠罩他的世界，不過她就在那裡，彷彿就在身邊，幾乎……碰觸得到。

在那種狀態下，他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半睡半醒。她就在身邊，大家都被救離那恐怖的地方，他覺得很開心，很有安全感。他跟泰瑞莎可以重新認識對方，生命也許會變美好。

忘憂的睡眠；朦朧的黑暗；暖意；身體在發光，幾乎飄浮著。

世界似乎黯淡了，轉變為麻木與甜蜜。那種黑暗很讓人安心，他進入夢鄉。

他年紀很小，四歲吧？或五歲？躺在床上，毛毯拉到下巴。

有個女人坐在他身邊，雙手交疊在腿上。她一頭棕色長髮，面容剛開始顯老。即使她努力用笑容掩飾，湯瑪士還是看出她眼裡的哀愁。

他想說點什麼，想問她問題，可是他不能。他不是真的在這裡，只是從一個他不太能理解的地方目睹這一幕。她開口說話，溫柔的語調夾雜一絲憤怒，讓他很不安。

「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選中你，我只知道你是個很特別的孩子，永遠別忘了這點，永遠別忘……」她聲音哽咽，淚水滑落臉龐，「別忘了我有多愛你。」

那孩子答了話。雖然那確實是湯瑪士，卻不是他在說話，這實在一點道理都沒有。「媽咪，妳會跟電視上那些人一樣發瘋嗎？像……爹地一樣？」

那女人伸出手，指間滑過他頭髮。女人？不，不能喊她「女人」，那是他的母親，是他的……媽咪。

「小乖乖，你別擔心這個。」她說，「你不會留在這裡，也看不到。」
她的笑容消失了。

夢境消失在黑暗中，速度太快，把湯瑪士留在虛無裡，那裡除了他的思緒，一無所有。他看

到的是從失憶症深處冒出來的另一段回憶嗎？他真的看見媽媽了嗎？裡面好像提到他爸爸瘋掉了。湯瑪士內心的痛楚既深刻又折磨人，他設法讓自己進入無意識的麻木狀態。

然後——不知過了多久——泰瑞莎又跟他說話。湯姆，事情不大對勁。

2

事情就是這樣開始。他聽見泰瑞莎那句話，可是感覺很遙遠，像來自混亂長隧道底部的聲音。他的睡意變成某種黏液、又濃又稠，困住了他。他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卻被拋離真實世界，被睏倦束縛，他醒不來。

湯瑪士！

她的喊叫聲；穿透他腦殼的驚聲尖叫。他隱約感到恐懼，又覺得像在作夢。他只能繼續睡，反正他們已經安全了，沒什麼好擔心的。嗯，一定是作夢，泰瑞莎沒事，大家都沒事。他放寬心，再度沉沉入睡。

各種聲響悄悄潛入他的知覺：砰砰聲、金屬碰撞的鏗鏘聲、物品碎裂聲、男孩子的叫聲。聽起來比較像回音，很遙遠、聲音不大。突然間，所有聲響都變成驚悚萬分、極度痛苦的非人喊叫。仍然很遙遠，他好像被裹在黑色天鵝絨厚繭裡。

終於，舒適的睡眠被驚擾。事情不對勁。泰瑞莎喊他，告訴他情況不對！他與吞沒他的深沉睡意對抗，緊抓住將他向下攢壓的沉重感。

醒來！他對自己大叫：醒來！

某種東西從他內心消失，前一秒還在、下一秒就不見了。他覺得身體裡好像有個重要器官被

摘除。

是泰瑞莎。她消失了。

泰瑞莎！他在腦子裡大喊：泰瑞莎！妳在嗎？

什麼都沒有，有她在身邊的那種安心感也隨之消失。他一面奮力抵抗睡眠那股陰沉的拉扯力量，一面呼喚她的名字，喊了又喊。

終於，現實感嗖一聲席捲而至，沖走陰暗。湯瑪士充滿恐懼，他張開雙眼，倏地從床上坐起，雙腳落地跳起來，四處察看。

周遭陷入混亂。

其他幽地門士在房間裡東奔西竄，大呼小叫。空中充滿恐怖、嚇人、驚悚的聲響，像是動物慘遭凌虐的淒厲嚎叫。煎鍋臉色慘白，指著窗外；紐特與民豪奔向房門；溫斯頓一副瞧見食人殭屍似的，雙手摀住滿是瘡瘡的驚懼臉龐。其他人爭相跑到窗子前探看，途中不時摩擦碰撞，大家都不願靠近窗子上的破玻璃。湯瑪士發現逃出迷宮的這二十個少年之中，大部分人的名字他都不清楚，忽然一陣感慨。不過，在這片混亂當中，這個念頭未免怪異。

他眼角餘光瞥見什麼，轉頭望向牆壁。眼前的景象讓夜裡跟泰瑞莎談話時那份安詳與寧靜消失殆盡。他不禁懷疑，他此刻置身的這個世界裡，怎麼可能有安詳與寧靜的存在。

距離湯瑪士床鋪一公尺處有一扇窗，垂掛著花色窗簾，遮擋住窗外明亮刺眼的強光。窗玻璃破了，鋸齒狀的碎片斜靠在十字交叉的鐵欄杆上。有個男人站在窗外，血淋淋的雙手緊抓鐵窗，瞪著布滿血絲的雙眼，眼神裡盡是瘋狂。那人曬傷的瘦削臉龐處處膿瘡與傷疤，沒有頭髮，頭皮

上只有病態的斑點，看起來活像綠色苔蘚。一道慌目驚心的傷口橫過右臉頰，湯瑪士可以透過紅腫流膿的傷口看見裡面的牙齒，粉紅色口水歪歪扭扭地滴落那人下巴。

「我是狂客！」那可怕男人叫喊，「我是個天殺的狂客！」

接著那人開始反覆嘶吼三個字，每一聲嚎叫都噴濺出唾沫。

「殺了我！殺了我！殺了我！……」

3

一隻手從背後啪的打在湯瑪士肩上。湯瑪士驚叫一聲，轉身看到站在他背後的民豪盯著窗外那個嘶吼的瘋子。

「到處都有，」民豪語氣陰鬱，完全對應湯瑪士此刻的心情。看來他們前一天夜裡的奢望都消失於無形。「救我們的那些遜客都不見了。」民豪又說。

過去幾星期以來，湯瑪士一直活在恐懼害怕當中，如今眼前這一切簡直難以承受。好不容易找到的安全感，轉瞬間又被剝奪。不過，連他自己都覺得驚訝，他很快甩掉跳回床上大呼小叫的衝動，拋開想起媽媽、爸爸和其他人發瘋造成的陣陣心痛，他知道必須有人出來掌控全局。如果他們也想逃過這一劫，就得想出對策。

「有沒有人闖進來？」他問，心情異常平靜。「窗子都加裝了鐵窗嗎？」

民豪朝房間牆壁上眾多窗子之一點點頭，「嗯，昨晚太暗，沒注意到，何況還有那些愚蠢的花俏窗簾；不過我很慶幸有鐵窗。」

湯瑪士環顧其他幽地鬥士，有些從這扇窗跑到那扇窗，好瞧個仔細，有些則是三五成群縮成一團，大家的表情都是不可置信兼驚惶失措。「紐特呢？」

「在這裡。」

湯瑪士轉頭看見紐特，搞不懂自己剛剛為什麼沒看到他。「這是怎麼回事？」

「我怎麼知道？看起來有一群瘋子想把我們當早餐吃了。我們必須到別的房間開個會，這些聲音像釘子在鑽我的腦殼。」

湯瑪士心不在焉地點點頭，他贊同這個計畫，但他希望由紐特和民豪去處理。他急欲跟泰瑞莎聯絡，他希望她的警告只是一場夢，只是沉睡與倦怠造成幻覺。至於他母親的影像……

紐特和民豪轉身走開，邊喊叫邊招手，要幽地門士們集合。湯瑪士顫抖地回頭瞧了窗外那個傷痕累累的瘋子一眼，然後趕緊移開視線，後悔讓自己再次想起那鮮血和撕裂的傷口、那發狂的眼神和歇斯底里的號叫聲。

殺了我！殺了我！殺了我！

湯瑪士腳步踉蹌地跑到最遠那面牆，整個人靠上去。

泰瑞莎，他在腦子裡呼喚，泰瑞莎，妳聽得見嗎？

他等著，閉起眼睛集中精神。他伸出看不見的手，試圖搜索她的蹤跡。什麼都沒有。連短暫身影或一抹感受都沒有，更別提回應。

泰瑞莎，他語氣更加急切，咬緊牙根全神貫注。妳在哪裡？出了什麼事？

什麼都沒有。他的心跳彷彿慢下來，幾乎停止。他覺得自己好像吞了一大團毛茸茸的棉花。她出事了。

他睜開眼睛，看到幽地門士聚在一扇綠門附近，門那邊就是前一天夜裡吃披薩的公共休息室。民豪轉動黃銅門把，卻徒勞無功。門鎖住了。

還有一扇通往浴室和更衣室的門，那裡沒有出口。只剩那扇門和窗子。窗子全是鐵窗，真是謝天謝地，因為每扇窗外都有憤怒的瘋子在尖叫咆哮。

儘管擔憂像酸液般滲入湯瑪士的血管，嚙咬著他，他還是暫時放棄和泰瑞莎聯絡，加入其他幽地鬥士。紐特又試了試門鎖，還是徒勞無功。

「鎖住了，」紐特喃喃自語，不再嘗試，兩手無力地垂落。

「是嗎？天才。」民豪說，他強壯的手臂緊緊抱在胸前，青筋暴突。湯瑪士忽然覺得他彷彿看到民豪青筋裡熱血奔騰。「難怪你的名字是從牛頓來的，真是超有思考力的。」

紐特沒心思說笑，或者他早就學會不去在意民豪耍嘴皮。「我們把這該死的門鎖敲下來。」他轉頭張望，彷彿等人遞柄大鐵槌過來。

「真希望這些瞎卡的……『狂客』可以閉上嘴！」民豪一面大叫，一面轉身瞪著距離最近的一個。那是個女人，看起來比湯瑪士見到的第一個還令人毛骨悚然，一道流著血的傷口橫過她的臉，消失在頭顱側邊。

「狂客？」煎鍋複誦民豪的話。全身毛茸茸的煎鍋到目前為止都很安靜，讓人幾乎忘了他。湯瑪士覺得此時的煎鍋比他們準備迎戰鬼火獸、逃離迷宮之前還害怕；或許眼前的情況更糟糕。昨天晚上大家上床就寢前，一切都顯得那麼美好、那麼安全。嗯，那種感覺一夕之間被剝奪，或許真的比較糟。

民豪指著那個高聲尖叫的流血婦人。「他們自己說的，你沒聽見嗎？」

「你要叫他們『貓柳』也無所謂，」紐特生氣地說，「幫我找個東西來敲開這道蠢門。」